

普天王土意如何



蔡承豪

閩浙總督劉韻珂的水沙連記巡

道光二十七年五月，統轄閩浙二省的朝廷命官劉韻珂率眾深入水沙連地區，事後並留下一件總長達七公尺，陳述內容洋洋灑灑約七千二百餘言的長摺。其為何而來？在臺灣有哪些聞見經歷？一份長篇奏報又蘊含怎樣的影響力？下文分曉。

重量級的巡臺奏摺

在「履踪：臺灣原住民文獻圖畫特展」第二檔期中，展陳一份院藏奏摺：〈奏報遵旨履勘水沙連六社番地體察各社番情並查出私墾民番分別辦理〉，係閩浙總督劉韻珂（一七九〇～一八六四）於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八月十六日所奏。（圖一）全件七十二扣，總長達七公尺，

陳述內容洋洋灑灑約七千二百餘言，堪稱本院典藏數十萬件清代文獻檔案之鴻篇巨製。劉韻珂這篇公文書的字裡行間，正記載著十九世紀中葉臺灣原住民的風俗樣貌。

「水沙連」迭見於清代文獻史料，該地位居臺灣萬山之中，平原沃饒，溪河奔流，山色靜謐，復有日月潭、珠子山諸勝比鄰，遂得「山青

水綠，四顧蒼茫，竹樹參差，雲飛鳥語」（藍鼎元《東征集》卷六，〈紀水沙連〉之譽（圖二），自成一洞天秘境，亦是鄒族、布農族、邵族及賽德克族等原住民的生活場域。然而，水沙連的地理範疇，隨時代推移遷變，大體而言，係指清代官方劃定區隔漢、原生

活畛域——「番界」以外的南投地區。隨著漢人不斷入墾，番界逐漸東移，

十九世紀時，水沙連的範圍約在今日草屯、南投、集集一線以東，北至國姓鄉沿烏溪一帶，乃至東迄仁愛鄉、南抵信義鄉的溪谷、盆地與山區。（圖三）

儘管自十七世紀即有漢人零星入墾，或與部落進行貿易，水沙連猶不失原始自然風貌；逮乎十九世紀，覬覦者眾，紛擾既滋，情勢漸趨錯雜。（圖四）道光二十七年，閩浙總督劉韻珂親蒞水沙連，則成爲數百年來造訪此地職銜最隆的朝廷命官。

朱一貴事件結束後，清廷曾設立巡視臺灣監察御史，後於乾隆五十三

年（一七八八）諭令裁撤。爲加重巡視者的份量，上諭改由福州將軍、閩浙總督、福建巡撫，以及福建水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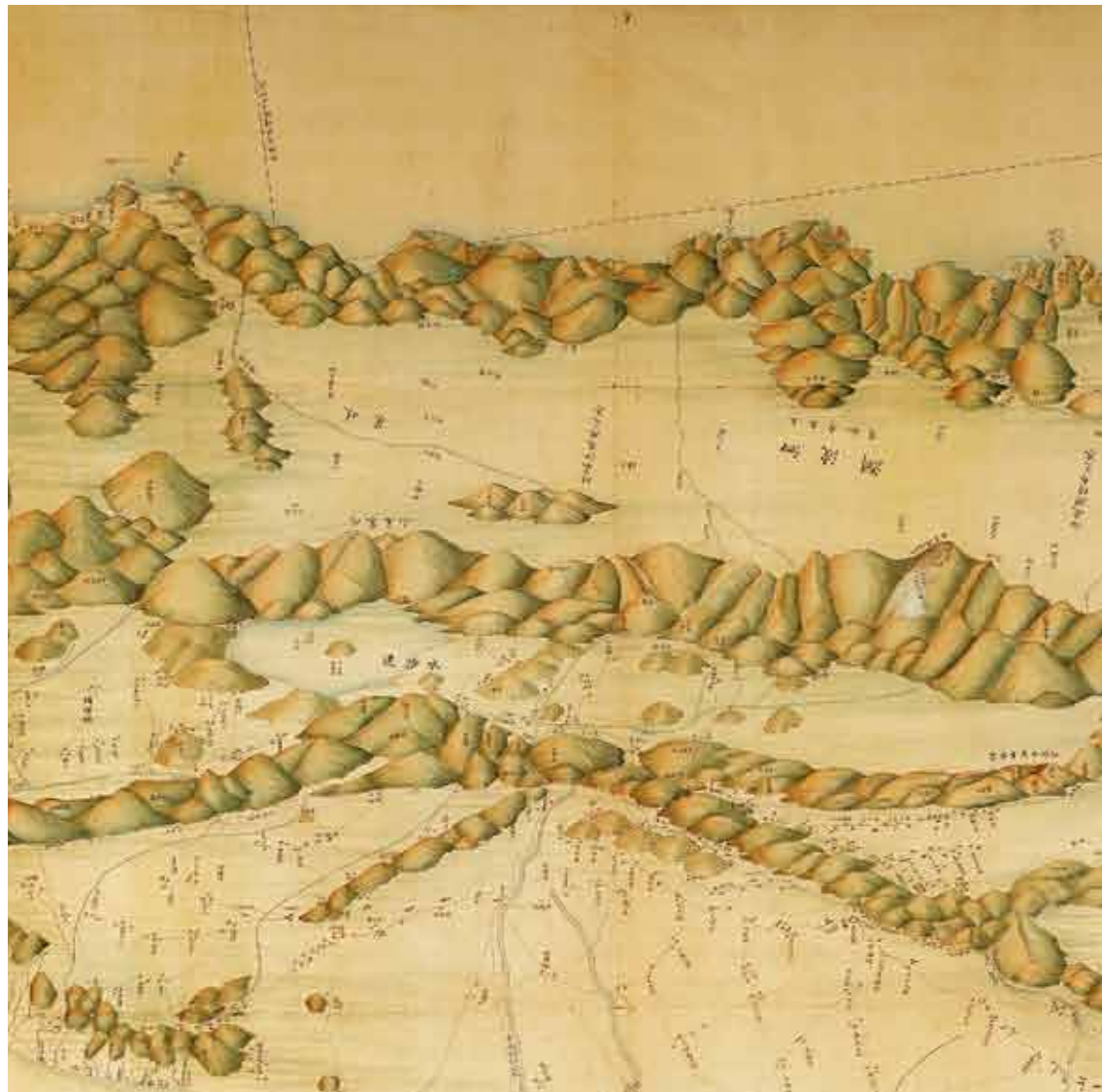
兩路提督等要員，每年職司一人，輪流渡海，直至臺灣建省爲止。清廷指派大員親身定值來臺，可實際探訪臺灣官箴與社會民情，倘遇緊急或重大事故，更能及時應變裁斷，其立意甚善。但長期施行下來，卻由於海象天候詭譎、洋面海盜橫行、閩省要務繁忙，甚至道光年間外國勢力進逼等種種因素，間或有輟；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水師提督陳化成（一七七六～一八四二）巡臺後，更曾中斷十餘年之久。年近六十且抱恙在身的劉韻珂，此時以閩浙總督要職渡海深入番界之外，肩負任務顯非尋常。其為何而來？在臺灣有哪些聞見經歷？一份長篇奏報又蘊含怎樣的影響力？本院圖書文獻處鄭永昌先生嘗撰〈巡邊紀實——十九世紀中葉劉韻珂總督對水沙連六社原住民的奏摺報告〉，首度披露其全貌，可見當中含括政治、社會甚至人類學等層面記載。本文除對這份份量十足的巡臺奏



圖一 閩浙總督劉韻珂〈奏報遵旨履勘水沙連六社番地體察各社番情並查出私墾民番分別辦理〉 道光27年8月16日 72扣 局部 故宮11685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清 藍鼎元《東征集》〈紀水沙連〉 清乾隆間 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清 清人畫臺灣全圖 水沙連地區情況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清 各省沿海口隘全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水沙連部分

乾隆年間的《職貢圖》當中，並繪有〈彰化縣水沙連等社歸化生番〉男女各一，詳載其風俗為：「水沙連及巴老遠、沙里興等三十六社，俱於康熙、雍正年間先後歸化。其地有大湖，湖中一山聳峙；番人居其上，石屋相連。能動稼穡；種多麥、豆，蓋藏饒裕。身披鹿皮，績樹皮橫聯之；間有著布衫者。番婦掛圓石珠於項，自織布為衣。善織罽，染五色狗毛雜樹皮，陸離如錦。婚娶，以刀斧、釜

右：其番善織罽毯：四方人多欲購之，常不可得。番婦亦白皙妍好，能動稼穡，人皆饒裕。
康熙末年隨軍來臺的藍鼎元（一六八〇～一七三三），雖未能親至水沙連，亦曾寫下〈紀水沙連〉一文，盛讚日月潭周邊自然景緻「古稱蓬瀛，不是過也」。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巡臺御史索琳進入日月潭地區，則有珍貴的實際觀察記錄：「臣等遠望水里社，背山枕湖，左右峻嶺迴抱，湖面約寬十里，深不可涉，土番向以大木丈餘剝空乘渡，名曰蟒甲。」

摺再行深入考探，亦參酌相關史料，呈顯百餘年前劉韻珂水沙連之旅的歷史意義。

開禁乎？封禁乎？

劉韻珂，字玉坡，號荷樵，山東汶上人，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朝考一等，歷任雲南鹽法道、浙江按察使、四川布政使、浙江巡撫等職，且頗熟稔東南事務。道光年間列強壓境，嘗與洋人多所交涉，以是於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拔擢為閩浙總督。其渡海來臺，在巡查臺灣官箴軍情、評估臺地行政新建置，以及處理「郭洗侯抗租事件」後續之外，水沙連的納土問題，乃是更重要的任務。

水沙連地區因層巒險阻，清初官員與時人對該地的認識殊淺，但涉及山水美景與原住民生活情性的傳聞記述，卻也不會留白。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來臺探疏的浙江文人郁永河在〈番境補遺〉中便稱：

水沙廉：其地四面高山，中為大湖；湖中復起一山，番人聚居山上，非舟莫即。番社形勝無出其



圖六 清 姚瑩 《埔里社紀略》《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甌之屬為聘。雖通舟楫，不至城市；或赴竹腳寮社貿易。歲輸穀十五石三斗、皮稅四兩三錢。」（圖五）

整體而言，漢人雖不斷越界拓墾，但十八世紀的日月潭、埔里盆地一帶，仍有漢人大規模活動的蹤影。然「郭百年事件」，卻使情勢大



圖五 清 謝遂 職貢圖 卷2 彰化縣水沙連等社歸化生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幅轉變。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黃林旺、許大用、郭百年與臺灣府門丁黃里仁等，覬覦埔里盆地沃土，遂假託已故的部落首領、通事之名義，朦騙官府申請「墾照」（開發土地的許可證），於隔年大舉入墾，引發當地埔社原住民群起抗議，郭百年等人

遂動武殺害原住民，強行佔地。事後官方逮捕郭百年一千人犯，厲行驅逐並拆毀屋舍，卻已然造成當地原住民極大損失。埔社人鑑於聲勢遽衰，故招攬中部平埔族人遷入，謀求協力禦外；唯漢人步履亦隨之而至，紛爭再起，族群關係愈形複雜。（圖六）

大批的人群流動，招致地方政府的注目，官員們相繼入山勘察，發現拓墾浪潮已成勢之所趨，亦醞釀著比照嘉慶年間將噶瑪蘭（今宜蘭）納入版圖的輿論氛圍，認為如此能改善原住民生計，政府亦可徵賦增餉。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北路理番同知鄧傳安親赴水沙連後，隨即力陳開放之利，臺地各級官員多表贊同。隔年，福建巡撫孫爾準（一七七二—一八三二）蒞臺，見彰化、嘉義兩縣衿民及屯弁等呈請開墾水裏、埔裏二社，遂進納土之奏，卻遭閩浙總督趙慎畛（一七六二—一八二六）以開禁恐招禍源而反對，於道光五年（一八二五）奉諭停辦。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給事中朱成烈復以臺灣曠地甚多，奏請開墾；閩浙總督顏伯燾（？—一八五五）、福建巡撫劉鴻翱（一七七九—一八四九）儘管承認「彰化縣水沙連山內有水、埔二社，蕃地空闊」，但基於前經禁墾，不應違例，仍援前例覆奏停止開放之議。

更大規模的討論，見於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正月，北路理番同知史密，連同北路協副將葉長春進入水沙連地區，順道履勘田頭等水沙連六社，瞭解各社皆有獻納土地的心意，評估可墾田約計萬餘甲，每年可徵正供穀三萬數千石。而臺灣鎮總兵武攀鳳、臺灣巡道熊一本、臺灣知府全卞年等各級官員，除至水沙連實地察訪，亦據實詳轉史密之議；民間且出現集資認墾的行動，顯示情勢業已轉變。劉韻珂在仔細彙整臺地官員意見後，會同福建巡撫鄭祖琛（一七八四—一八五一）具摺奏報〈臺灣生番獻地輸誠請歸官開墾〉，就禁盜安民、撫番興業、培養生機、就地籌餉、充裕倉儲、軍防策略等面向，力陳准許六社原住民輸誠內附，並將該地收入版圖。

揚帆鼓棹海東來

總督會同巡撫力主開禁，建言份量自不容輕忽，道光皇帝即諭交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各部議奏。後劉韻珂另摺奏報，為求綢繆詳慎，可安排

面對日月潭的清奇勝景，筆下無不洋溢著遠來外客初訪乍見的興奮與嘆美：

其間懸崖仄磴者為風徑口，古木連陰者為竿蓁林，幽篁夾道者為竹林子，壁立千仞俯瞰群峰者為雞胸嶺、為松柏崙。

前進水沙連沿途多變的山林風貌，令劉韻珂印象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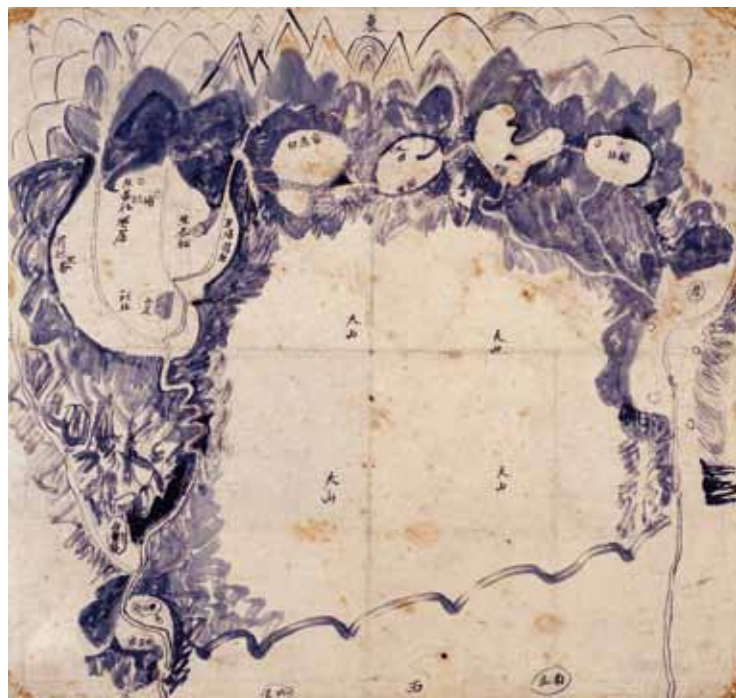
北路協副將葉長春、嘉義營參將呂大陸，連同隨帶之文武員弁，進發入山，展開八天的水沙連探訪之行。（圖七）

（圖八）當其時，欲入日月潭、埔里等地，一為循順濁水溪河谷的「入埔南路」，或為溯烏溪而上的「入埔北路」。南路起點在集集，路程略遠，但較為平坦；北路始於今之南投草屯，路程雖近，卻有高山原住民的威脅，故時人多以南路為主。劉韻珂蒞臺之前，史密、曹士桂等人即先從南路進山勘察，今亦順勢取道南路，俟埔里一帶巡查告峻，再以逆時針方向沿北路回抵彰化縣城。如此路程規畫，同時兼顧瞭解水沙連地區的整体形勢。

時商議難定，清宣宗遂降旨：著該督於明年二、三月渡臺後，將該處一切情形親加履勘，悉心體察；未奉諭旨之先，不准措辦；斷不可輕聽屬員怨惡，以為邀功讨好，受其朦蔽，率行議准，致貽禍種後患。懷之！慎之！

叮囑再三，足見人君思量臺灣原住口金人獻地一事之慎重。

劉韻珂隨即著手籌備渡臺事宜，



圖七 閩浙總督劉韻珂道光年間巡視水沙連圖 國立臺灣博物館藏

表一 劉韻珂巡行水沙連日程

年月	日	記 事
道光二十七年五月	11	由斗六門準備入山。
	12	至南投，有原住民來見。
	13	於彰化縣屬南投，換乘竹輿，自集集鋪東行十里為風篔口，又五里為水裏坑，由水裏坑南行三里。
	14	折西登雞胸嶺，過嶺五里為竿蓁林（今南投縣魚池鄉武登村），又五里為竹林子，又五里為田頭社，越社北（劉韻珂誤記為「南」）之蠻丹嶺，東行五里為水裏社。
	15	由水裏社東北行五里為貓蘭社，又五里為審鹿社，又二十里為埔裏社，社名茄冬里。
	16	茄冬里北十餘里為眉裏社。
	17	於埔裏社審案。
	18	於埔裏社審案。
	19	由埔裏社西行十里為鐵砧山，山南有溪，過溪後西行二十里為松柏崙，十五里為內國姓，五里為龜紫頭。
	20	十里為外國姓，五里為太平林，五里為曉屯園。由曉屯園南行五里為內木柵，又二里為北投。自北投一帶回抵彰化縣城。

水裏社之日月潭，南北縱八九里。橫半之水色，紅綠平分，四圍層巒疊翠。潭心孤峙一峰，名珠子山，高里許，頂平如砥，可容屋十數椽，番倉數十間，依山繞架。潭東溪源四時不竭，水邊漁艇零星，隱約於竹樹間，是其山水之清奇，實為各社之名勝。

而據曹士桂所記，當眾人離開埔社，過史老溪前往山區的眉社之前，劉韻珂嘗以「羊一、豬一，望於山川」，禮成後始越清溪入眉社（今南投縣埔里鎮牛眠里），顯見其對於入山探訪，懷

有一份敬慎虔誠的心情。

風物臺陽別有天

八天的行程中，劉韻珂與邵族、賽德克族，及越界移墾的平埔族等皆有接觸，也聽聞布農族部落的情況。五月十二日初至南投，即有南港之鸞社、毛註仔社、山頂社、巴轆頭社，並中港之社仔社、剝骨社、适社、木噶蘭社、扣社、干打萬社，各部男婦二百一十二人出迎。進入日月潭、埔里地區，除與田頭、水裏、貓蘭、審鹿、埔裏、眉裏等六社互動頻繁，陸

委派北路理番同知、署淡水廳同知曹士桂（一八〇〇～一八四八）先赴臺灣進行調查，並交付相關卷宗俾其瞭解詳情，且勉之曰：「鹿港所轄水沙連內山六社生番投誠獻地，已入告，茲事重大，將來開墾與否，須熟手乃不隔閡。」曹士桂對於此次來臺訪查水沙連地區的歷程原委，詳細記載在《番情日記》中，正可與劉韻珂奏摺所述相應證。

道光二十七年四月九日，劉韻珂抵達泉州蚶江，十四日在鹿港踏上臺灣，隨即於行臺接見曹士桂等屬吏。歷經舟行波濤，劉總督「即覺頭暈目眩，舌麻愈甚」，未嘗稍歇，而是面諭機宜。其後，劉韻珂先行南下，按次簡校臺灣、鳳山、嘉義三縣各營官兵，復辦竣應審理之案件公務；五月十一日，北上至斗六門（今雲林縣斗六市），與署鹿港同知史密、署淡水同知曹士桂、



圖八 閩浙總督劉韻珂巡視水沙連路程圖 許智璋繪製



圖十一 閩浙總督劉韻珂〈奏報遵旨履勘水沙連六社番地體察各社番情並查出私墾民番分別辦理〉道光27年8月16日 72扣 局部 故宮11685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曹士桂《番情日記》對於這段登船遊潭的經過，同時留下翔實生動的記載：

十一

步登岸中各番等以七八人並行，其後隨隊，數隊則更修其親愛之忱，先與諸番遊，動心社已畢，復回至埔尾社行，將回社番，日縱水裏，番目先給肉，番目皆言，其社番日，改皆同進行，各家及各社遊，事八等遊。

（十四日）臣路過水裏社之日月潭邊，爭請乘船游覽。番俗以大木分為兩，開刻其中而毫無增益，呼為「蟒甲船」。木質堅如鐵石，長者二丈有奇，短亦丈餘或八、九尺，闊三、四、五尺不等。臣因番情真摯，未便過拂，又欲遍勘全社形勢，即徒步登蟒甲。各番等即以七八人盪槳行駛，踴躍歡騰，到處涉歷其親愛之忱，毫無虛飾。（圖十一）

六社番民：請公登蟒甲游潭。公曰：「此情不可拂也，此境不易得也！」徒步率文武屬吏登蟒甲。蟒甲長三十餘尺，中廣約八尺，深半之，只一大木而刻其中，毫無增益：番民七八人盪小槳而行，復以二蟒甲隨後，持網捕魚。每得魚，輒歡呼以獻，復操番歌以娛公，聲鳴鳴不可辨，溯洄溯游。

劉韻珂不忍辜負族人盛情，加以當下情境熱絡、興味盎然，遂率眾登舟同樂，同時藉機掌握諸社形勢。原住民獨特的語言歌謠搭配日月潭山光水色，實屬平生難得之景。登上珠仔山，一行人復於古樹綠茵間鋪席而坐，烹茗煮酒，灼炙潭中捕獲的鮮魚，伴隨著風雨虹月的光影變換，儼然一場雅言清賞、官民同樂的山野佳筵：

須臾，虹收雲斂，夕照西匿，明月出山矣。公與屬吏舉觥互酌，商酌安撫番民事，談時政，詠古詩，壘壘不倦。月涼夜靜，清露如珠，顆顆滴席上，聚而流，衣裳盡濕。公命以大罈酒給從人與群番暢飲，曰：「以此禦寒，且以同歡。」

亦不同。詢知番女許字後，始刺兩腋，遵祖制也。（圖九）各社原住民所使用的捕獵器械，則有鐵矛、鳥槍與弓箭：鐵矛以竹木為柄，長僅四五尺，其運用時，但知兩手握柄直向前戳，並不諳縱橫撥刺之法。施放鳥槍必須用架，且一出之後，若再裝藥下子，燃火勾機，必遲至半刻之久，方能完竣。弓矢則以竹為之弦，用竹繩發矢，不能及遠者物，亦不能深入。而土狗更是原住民最倚重的幫手。至於最令人憂心的出草，情況已較過往和緩，實可稍事寬心。

對於六社部落男女，劉韻珂看到雜髮著衣履者已有十之七、八，顯示受中原影響已深。男子衣著，取布或鹿皮二塊遮護下體前後，女子則裹以織布數幅，上身亦被服布匹，但樣式略簡。婦人哺乳，多用布條縛繫於胸背間，不著衣物。唯見部分居民「窮蹙之狀，有令人目不忍睹者」，暗示中央應積極介入保護，以使其生活無憂。

劉韻珂也點出，入山私墾的平埔熟番及當地原住民所開墾的土地，均



圖九 原住民的刺青工具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



圖十 日月潭原住民的獨木舟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

續有阿里鮮社、架霧社、包倒訓社、溪底社、之致霧社、眉貌叭社、眉貓蠟社、嗎伊郎社，各社或數十人至百餘人陸續出迎。

劉韻珂在這件長篇奏摺中，對於各部族生活風貌的記述，可謂不惜筆墨且體察入微。例如描寫賽德克族男

女刺青之差異、樣式、用色，乃至施以刺青的時刻，載之頗詳：

男番眉心間有刺一「王」字者，體畫較粗，而女番之眉心領額多各刺一小「王」字，且從口旁刺入兩腋，至耳垂又灣環刺下如蝶翅狀。所刺行數疏密不一，所塗顏色黃白

係崎零小塊，不成片段，且俱將稻穀播撒於地內，聽其生長，以致秧苗皆稀散細弱，難期秀實；顯示稻作經營的發展仍屬初步。

巡行期間，劉韻珂陸續收到各社



圖十二 日月潭中的拉魯島，漢人稱之為「珠子山」。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提供

在埔里社二日，劉韻珂亦對私墾者施以嚴厲處置。當時有熟番徐懋棋侵墾，引發當地原住民不滿，頭目改努出面與之議論。徐懋棋竟燒毀其

一千一百六十三丁口，另有高山原住民、熟番平埔族共約二千人，實不足以全面開墾。

最後，劉韻珂總結其巡臺視察實據，明確奏請道光皇帝慎重考慮將原番界外的水沙連土地與原住民納入版圖，一體開墾，「俾六社生番，均得優游聖世，附隸編氓，以昭盛治」。但清宣宗未加裁斷，仍交大學士、軍機大臣會部商議。道光二十七年十月十九日，軍機大臣穆彰阿等以日久弊生、易激生事端為由，合議不應輕言更張，仍宜遵例封禁。就在朝中大臣的反對聲中，皇帝詔曰：「該督所請六社番地，歸官開墾（墾）之處，著毋庸議。」（註一）水沙連「納土」一事暫且告終，也等於回到原點，無法如劉韻珂所冀求的「俾鯤室鯨波以外，附隸皇封；雕題鑿齒之倫，涵濡帝澤」。

顯晦自有時

水沙連，位處層巒深處的桃源幽境，雖長期屬於原住民的世外天地，然隨著漢人不斷侵墾，終被捲入歷史

屋，搶占牛隻財物，甚至侵掘改努幼姪墳塚，奪取殉葬鐵器，拋棄屍骸。劉韻珂審訊後，認為若不就地正法，既無以懾熟番之氣，又豈能安當地原住民之心？遂於眉裏社將徐懋棋處斬梟示，懲一儆百，並曉諭若有私墾及凌逼當地原住民者，與此同罪。此舉讓「各社生番並埔裏社招佃之熟番同深畏服，而改努更感激涕零，叩謝不已」，其寬嚴並濟的為政之道，適可體現老臣運籌權衡的用心。

附隸編氓 以昭盛治

如此長途跋涉，又肩負重任的情況下，劉韻珂已是疲病交迫。他在四川藩司任內即有左體偏枯之苦，癒後病況反覆不定，此番渡海巡臺，竟又引動宿疾，不得不告假調養。八月身體逐漸恢復、回任視事後，便陸續呈報此次巡臺聞見，並針對是否應將水沙連納入版圖，作成詳細審慎的分析報告，此即〈奏報遵旨履勘水沙連六社番地體察各社番情並查出私墾民番分別辦理〉摺，希冀藉由提供充分、豐富的考察資訊，俾使君臣在朝堂之

的洪流。道光年間劉韻珂親臨考察，可謂此地飽經開墾、封禁論辯的高潮，固然最終其設官輔治的建議遭到否決，卻也顯示出清代官方對於臺灣情勢的重視程度。

早在道光四年（一八二四），閩浙總督趙慎畛曾為開禁與否，詢前臺灣知縣姚瑩（一七八五～一八五三），姚瑩應之曰：

臺灣生齒日繁，遊手甚眾，山前無曠土矣。番弱，勢不能有其地，不獨及百年，山後將全入版圖，不獨

上議定出最合宜的決策。

蒞臺期間，劉韻珂會同部屬，仔細調查水沙連六社的人口現狀，並評估可耕地面積。劉韻珂先是指出該地區的自然條件：

膏腴實為僅見，六社可墾之地：平坦者十居八九，絕少石積沙壓之處，翻犁即成沃壤，開墾匪難，科丈亦易。即創建工程材木固取之不盡，灰石亦用之不竭，經費充盈，興修自可迅速。

水沙連地區自然條件優越，無論開墾或建設，皆有充分資源可供運用。其可耕地約達「一萬二、三千甲，按則陞科，每年可征正供穀三萬數千石，足成閩省一大廳、縣」；倘若比照嘉慶年間噶瑪蘭設廳設官撫治、建設城池之例，「統計文武廉俸、役食、兵餉、歲需銀不過六千兩，以歲收之正供儘數支銷尚可餘穀二萬餘石」。然而，六社原住民人口有限，田頭社二百八十八丁口、水裏社四百三十四丁口、貓蘭社九十五丁口、審鹿社五十二丁口、埔裏社二十七丁口、眉裏社一百二十四丁口，總計約

水、埔二社也。然會有其時，今則尚未可耳。

認為在墾拓浪潮下，水沙連解禁只是時日問題。劉韻珂的努力即便未能實現，其在奏摺內所遺留文字與精神，仍成為後人認識、解讀或遙想當時邵族、賽德克族、布農族及平埔族等之習俗風情，以及水沙連地區山林形勝的珍貴實錄。（圖十二）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註釋

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第五十二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〇，頁三九一—三九三。

參考資料

- 鄭永昌，〈巡邊紀實—十九世紀中葉劉韻珂總督對水沙連六社原住民的奏摺報告〉，《故宮文物月刊》第二七九期，二〇〇六年六月，頁三十一—四一。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〇。
- 尹全海，《清代渡海巡臺制度研究》，北京：九州，二〇〇七。
- 伊能嘉矩，〈埔里社平原に於ける熟蕃〉，《蕃情研究會誌》第一期，一八九九年四月。

月，頁三一—三五。

- 曹士桂，《宦海日記校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
- 許雪姬，《清代臺灣的綠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八七。
- 陳計堯，〈試論日月潭地區原住民的歷史遷移（一八一五～一九三四）〉，《臺灣史研究》第七卷第一期，二〇〇一年四月，頁八一—一三四。
- 陳哲三，〈「水沙連」及其相關問題之研究〉，《臺灣文獻》第四九卷第二期，一九九八年六月，頁二五—六九。
- 鍾幼蘭，〈平埔族群與埔里盆地的開發〉，收入劉枝萬、潘英海主編，《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論文集》，頁九七—一四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一九九八。
- 閻史朗，曾品滄主編，《水沙連埔社古文書選輯》，新店：國史館，二〇〇一。